



劫獄

萌芽編輯委員會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劫 獄

萌芽編輯委員會編

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師插图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目 次

劫獄	孙劍鋒 1
一支紅色的竹笛	陈福堂18
谷柜內的斗爭	紫 珂29
黎明前夜的斗爭	蓮 菁45
战斗在敌人眼皮下	沈冠东59
夜过封鎖綫	張汉文67
米河奔流	清 流78

劫 獄

江苏常州市人民委员会 孙劍鋒

夜，靜悄悄的，西北风呼呼的刮着，天比往年冷得早，才数头九，就結冰落雪，冻得人伸不开手来，加上国民党自卫队經常下乡“清剿”，弄得人心惶惶。

县武裝工作队队部的屋子里暗沉沉的，桌上放着一盞油灯，灯盤里的油仅剩一点点了，灯捻不时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向四周濺出細微的火星，从門縫里钻进来的风，把灯光吹得搖搖晃晃的。梁宾合起了筆記本，揉了揉干澀的眼皮，立起来伸了个懶腰。同志們都睡熟了，鼾声均匀地响着。他低着头，习惯地蹣手蹣脚走到每个人鋪前檢查了一遍，看誰的被子沒有盖好。

整天的奔波，使他实在太累了，他打了个哈欠，正准备睡觉，忽然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声，他側着耳朵靜听，脚步声在門前停止了。接着是一陣輕微而短促的敲門声。“梁隊長，快開門！”梁宾馬上听出这是县政府通訊員小李的声音，他三脚两步跑去开了大門，小李還沒跨進門檻，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說：“梁——梁——梁隊長，就——就去，王縣長叫你——去。”

梁宾一听小李的声調，就預感到发生了紧急情况。他随手到枕头底下拿起匣子枪，按上了子彈。接着又喊醒分队長周子辰，叮囑了几句，就和小李急急地向門外走。

夜，黑漆漆的，伸手不見五指。西北风越刮越大，光禿禿的

树枝被风刮得发出凄厉的尖叫，寒气刺骨，梁宾和小李顶着风，弯着腰，吃力地向前奔去。

他们到了县政府所在地渔庄的时候，王县长正反剪着手，低着头在屋里焦急地踱来踱去。他见梁宾来了，一面亲切的握着他的手，两眼紧盯着梁宾，一面严峻而痛楚的说：“糟糕得很，蔡政委被敌人捉去了，刚才白龙沟送来的情报说，蔡政委的活动情况，被特务周黑棍知道后向敌人告发了。晚上，蔡政委正在庄上召开区乡干部会议时，因为天黑，警卫没看得清，敌人摸进庄来。被他们直冲到开会地点，蔡政委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还手，就被抓住了。当时被捕的还有宣传部部长周天明，白龙沟区区长李志成和区乡干部十二人，都是被绑着押进城的。”王县长皱着眉头，干咳了几声，接着又说，“白龙沟是个新区，开辟还不久，群众基础差，敌人的势力还相当强，特务又多，尤其象周黑棍那班坏蛋活动得很猖狂，如果不把这根钉子拔掉，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不利的，必须狠狠的打击他们一下，这工作由我来搞。蔡政委和被捕同志们被关在什么地方，必须调查清楚，考虑一个营救的计划，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，尽一切力量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救出来。这个任务交给你！明天你就和周子辰一块进城，给你们三天时间，同志，这个担子可不轻，有什么困难？能完成吗？”

梁宾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得这样突然。这时，他想起同志们的牢狱生活、难熬的酷刑和他们的生命危险；他的心象被针刺着一样难受。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心里扑通扑通象小榔头在锤一样，不觉鼻子一酸，眼眶湿乎乎的了。他极力抑制住内心的难过，睁大了眼睛，使劲的用牙齿咬住下唇，他左手握着插在腰间的匣子枪，右手攥着衣角，愤慨的说：“放心吧，县长同志，给我的任务一定能完成。”

王县长看出了梁宾的心情，安慰他说：“我相信你会完成任

务的,但是,不要单凭感情用事呵,同志!这件事我难道不难受?光难受有什么用?应该化悲愤为力量。”王县长说完后,从袋里掏出挂表一看,时针已指向午夜一点卅分了,他亲切的拍着梁宾的肩胛说:“不早了,该回去休息了,明天上午就出发,下次会面的地点是李老五船上。”

梁宾两眼望着站在面前的年老慈祥的首长,点点头说:“知道了,县长。”然后他举起手来,习惯的敬了个礼,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王县长送梁宾走出门外,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的身影,脑子里浮起了一串难忘的回忆:

1946年春天,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,国民党劫夺了胜利果实,进一步对江南游击区进行“封锁”、“清剿”,各个城市和街镇都按上了据点和碉堡。四月里,敌人在大汪庄和北塘新建了两个据点,驻上了国民党五十四军两个连的兵力,这两处地方正是当时游击区活动的中心,又是交通要道,这两个据点对我们威胁很大,加之那时正是青黄不接,粮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,人心不定。形势决定必须把这两个据点拔掉,才能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,稳定民心,巩固根据地;同时还可以把敌人据点里的粮食抢出来,解决一下粮荒。这个任务交给了武工队后,由梁宾亲自负责。当时武工队力量很单薄,人数少,武器蹩脚,靠硬打是不行的,而且这两个据点靠得又很近,只要大汪庄的枪一响,北塘的敌人就会增援。梁宾最后考虑了一个战斗计划,县委批准了他的计划。

一天,武工队捉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大汪庄镇镇长的儿子汪焕生,一个是北塘庄镇镇长的弟弟钱铁民,他们被隔离着关押在陈庄东头的古庙里,并扬言要杀掉他们。傍晚,梁宾召集队员在门外讲话,意思是叫同志们好好的住在这里休息两天,不久就有新的任务,——打进大汪和北塘去。梁宾的嗓门有意放得大大的,

汪煥生和錢鉄民自然聽得很清楚。夜里，看守的人也故意放鬆警戒，讓他們兩人悄悄的溜跑了。梁賓一見他們中計，隨即把已組織好的兩個小隊分頭抄小路去大汪和北塘，庄上只留五個人，并具體的交代了行動的信號和任務。

果然不出梁賓所料，汪煥生和錢鉄民逃跑后，就直奔大汪和北塘去，沒多久，兩個據點的敵人就下來想圍剿他們了。留在庄上的五個人，發現北塘來的敵人偷偷摸摸的快進庄，他們一齊響起二十響的匣子槍，敵人聽到槍聲，架起機關槍向庄上掃射過來，這時大汪庄來的敵人也快進庄了，一聽槍聲，以為是武工隊放過來的，于是也開槍拚命的打過來，兩處敵人的槍聲打緊了，武工隊員就悄悄地順着竹林撤走了。

槍聲越打越猛，象過年早晨的鞭炮，“劈劈扑扑”的響个不停。北塘敵人的槍往東打，大汪敵人的槍朝西放，他們還都做夢似的以為武工隊在庄上抵抗，三番五次的往庄上沖，可是都被對方猛烈的炮火擊回，雙方傷亡很大。

就在这槍響的時刻，武工隊已分頭進了大汪和北塘，不費力氣繳下了據點里敵人的武器，俘虜一個個被綁起來，組織好了群眾隨即進去運糧，任務完成后馬上又撤出據點，埋伏在路旁的麥田里。

敵人相互打了兩個多鐘頭以后，這才發現上了當，雙方傷亡都不小。只好懊喪地丟了死尸一路互相咒罵着狼狽向據點撤退。不料走到麥田附近，武工隊又突然間打了出來，敵人本已象驚弓之鳥，冷不防又碰到這一下，吓得四下逃竄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活着的都乖乖的放下武器当了俘虜。戰鬥就這樣勝利的結束了，武工隊沒有一個傷亡。

王縣長想到這個才廿五歲的年輕的武工隊長，想到他無數英勇機智的戰鬥事迹，更激起了對他的喜愛。

梁宾的影子，長久長久的在王縣長腦子里迴蕩着。……

早飯后，梁宾化裝好拎着个討飯籃子，周子辰挑一副旧貨担，一前一后向县城走去。

县城不算小，周圍十来里，有九个城門，城牆外边是一条护城河，东門和南門直通汽車路，每个城門口都有敵軍的哨位。他們进城后，看到街上市容十分蕭条，只有在米店門口，才有拥挤的人群。战争的烟云、白色的恐怖，籠罩着整个城市。

黄昏时分，他們在西門的一条小巷里的沈丹家聚集。沈丹是伪警察局的汽車司机，是地下党組織派进去工作的。

据沈丹搜集的情况，蔡政委和其他被捕的同志都押在警察局看守所里，在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，蔡政委和周天明部長已受过刑，并傳說再过几天就要解往“城防指揮部”去，到了那里，生命就更危險了。

梁宾听完了沈丹的汇报，觉得必須尽快把同志們营救出来。但是怎样营救呢？被捕的同志这么多，受过刑的同志行动困难又怎么逃出来？这一道道难题，在梁宾的腦子里折騰着，他搔了搔头皮，低着头托着下巴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思索了好多方案，又一个一个的反复研究，他感到这次的行动不允許有一点馬虎，只要稍一疏忽，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損失。最后，他在許多方案中，選擇了一个，然后和沈丹、周子辰討論，他們两人对这个方案都表示滿意。在营救同志出獄之前，先进警察局去熟悉一下地形和了解看守所的情况是很必要的，周子辰提出了这个意見。但是怎样进去？三个人又考虑了很久，最后，梁宾提供了一个新的意見，大家都認為这么做最合适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城内最熱鬧、最繁华的中山路上，圍滿了一

大群人，人們好奇地越攏越多，街上頓時圍得水泄不通，圍在里面的人在看熱鬧，外邊的人不知里边发生什么事，爭着想挤进去看个明白。拥挤的人群，嘈杂的人声，惊动了馬路那头的交通警察。他走来一看，是两个人打架，只見一个叫化子揪着卖旧貨人的衣領，卖旧貨的一把抓住叫化子的头髮在撕打着，一見警察进来，就爭着說理。一个說是卖給他一件棉衣少給一块錢，一个說是錢已交清了，纏夾不清。警察昂着头，什么話也不听，举起拳头就向他們打去，嘴里还嘍哩咕嚕的罵道：“他媽的，你們都不是好东西，在街心打架，妨碍交通，走，跟我走。”一边罵着，一边就抓住两人的衣襟往外拖。

到了警察局的門口，梁宾和周子辰故意放慢了脚步，有心向四处瞄着。

一进大門，迎面是一幢五間中式楼房，当中是一条过道，穿过过道又进入了一个大院子，院子的东南角是汽車間，汽車間的后面是一道圍墙；院西边是一排平屋，三三两两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在进进出出，屋里不时地傳出嘻笑声和唱淫蕩的小調的声音，透过窗子，还看到墙上挂着一排整齐的枪枝。看样子这里就是保安警的宿舍了；院子的北面，又是一排整齐的两层楼房。他們两人被帶进第二科的一間空屋里，经过一堂简单的审讯，被判处拘留一天，押进看守所去。

看守所在院子的西北角，是两排对面房子，后排座北朝南，前排是座南朝北，中間隔着一个小天井。进看守所之前，他們照例被渾身搜查一番，看守人看他們是一对穷鬼，外快一个也沒撈到，就扫兴的开了牢門，惡狠狠的把他們往里面一推，咔嚓一声鎖上了門。

牢屋里关滿了犯人，一个挨一个挤得滿滿的，一股异常难聞的臭气，直往鼻子里钻，使人发嘔。

他們从老犯人那里得知：前排的最东一間是关的女犯人，另外三間关的是“政治犯”。后排这四間全部是关的一般犯人。第二天，他們便被釋放出来了。

漁庄的西北角是一片茂密的竹林，竹林的后面，橫躺着一條小河，碧清的河水，象一條蔚藍色的帶子蜿蜒曲折的伸向廣闊的田野；三三两两的鴨子在河心里扑打着，游来游去。緊靠竹林的河边上，停着一只船，船門緊閉着，船頭前面，蹲着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在洗衣裳，衣桶旁边有一个五六歲的孩子在嬉水，那女人兩眼不時的向四周瞟着。船艙里，王縣長正聚精會神的在听取梁賓的報告。

梁賓詳盡地講述了偵察的經過和考慮好的全部計劃。王縣長聽完后，沒有馬上回答，轉頭向周子辰問道：“你的意見怎樣？”

“我們這次是到虎窩里去營救同志，將碰到成群結隊的老虎；因此，不能靠硬拚死打，必須調虎離山——把老虎引開。”周子辰說。

王縣長沉思了片刻，滿意地點點頭：“對！同意你們的計劃。打進敵人的心臟里去，把同志們營救出來，給敵人點顏色看看，他們凶，我們比他還凶！”王縣長緩慢而有力的說到這里，捻了下唇邊已經花白的胡須，又嚴肅地對他們說：“同志，計劃是我們的主觀願望，客觀情況是會瞬息萬變的，它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們的主觀要求，要把困難的方面多估計一些，行動中可能會碰到些什麼困難？碰到了又怎麼辦？希望你們再好好的考慮一下，到時候見機行事！”

“明白了，王縣長。”

“我們一定勝利的完成任務。”他們先后回答。

“好吧，你們馬上回去，再抽調十個身強力壯、英勇機智的武

工隊員，組成一個劫獄小隊。我代表縣委，命令你——梁賓同志為劫獄隊長，周子辰為副隊長，組織好了立即出發。”王縣長說到這裡，伸出他闊大的手，一一的和他們緊握着說：“祝你們勝利！再見。”

他們兩人轉身跨出艙外，一躍就跳上河岸，穿進了密集的竹林。

劫獄小隊組織好了。出發前，周子辰又詳細的檢查了每個人的裝備，然後梁賓反復的說明了這次行動的意義和重要性，並具體交代了各小組的戰鬥任務和紀律，——非萬不得已，不許隨便鳴槍。

出發的時間到了，各組分頭向縣城進發。

周子辰身材魁梧，穿着一身國民黨軍官制服，肩章、領口佩上軍銜，真象個派頭十足的軍官哩！吳之先比較矮小，面孔白里泛紅，看上去只有二十歲上下，穿一身士兵服跟在周子辰後邊，他一邊挎着公文皮包，一邊挂着支快慢機匣子槍，也是怪神氣的。下午三時，他們兩人大搖大擺的出現在城防指揮部的門口，周子辰傲慢的對站門崗的士兵說：“你們司令官在家嗎？”

那個士兵一看站在面前的是個中校軍官，又聽說是來找司令官的，趕忙立正說：“司令在裡面，官長。”

他們大模大樣的走進去；就象是到了自己家裡一樣。他們找到了司令官的辦公室，在門口停住了。司令官正歪坐在沙發上，嘴角邊噙着一支雪茄煙，低著頭在看報紙，窗子緊閉着，房裡籠罩着雪茄煙的煙霧。這個司令官看上去有四十來歲了，面孔蜡黃，一臉煙色，身體瘦得象根芦柴。

“找誰？”看樣子是司令官的勤務兵，他客氣地問周子辰。

“找薛司令。”周子辰很鎮靜的回答。

坐在沙发上的司令官听说有人找他，便放下手里的报纸，歪过头来，上下打量着站在门口的来客。

“你是薛司令？”周子辰没等对方开口，先客气的问。

“有何贵干？”那个司令死样怪气的说着，没精打采地勉强离开了沙发站了起来。

“有点事麻烦你。”周子辰似笑非笑的說，然后轉向吳之先：“把信拿来。”

司令官打开信，先看看信尾的署名，一看是老上司写来的，忙装出很客气的样子笑嘻嘻的說：“請坐，請坐，古团长。”說着，他向勤务兵一撇嘴說：“把副官找来。”

“是！”

没多久，副官进来了，司令打着官腔說：“在指揮部的招待所里騰一間漂亮的房子出来，給古团长住，要好好招待，不許怠慢，知道嗎！”他轉过头又換了語气，皮笑肉不笑的說：

“古团长，招募新兵問題，現已大体就緒，至于招募的具体情形和人数，今晚住一宿，明天一同到县长那里去談，他很清楚，如何？”

“行，行。那就麻煩您了。”“古团长”微笑的說。

“哪里話？哪里話？太客气了，古团长。”司令得意的笑着把他們送出門外。

招待所就設在城防指揮部的院子里，周子辰和吳之先住在一間最华丽的房間里，晚飯后，他們在院子里踱着方步，想着該如何下手。

日落西山，天漸漸的黑下来。

郑立举和唐小云沿着体育場的后墙向东走去，在东北角倒塌的一块地方悄悄的溜进了粮庫，在堆草場的一处草堆里，找了

一个掩蔽的地方躲下来。

天黑了，街灯已经亮了，夜光表绿色的磷针指向七点。就在这一刹那間，打火机的火光一闪，堆草場的东边起火了；紧接着，粮食堆棧也着起火来了。东风漫卷着火焰，风助火威，霎時間，粮食仓库成了一片火海。

救火会的警鐘“噹噹噹，噹噹噹”响着。警察局、城防指揮部的大队人馬开来了，紅色的救火車一輛接一輛在街上急駛。救火車一到火場，車子還沒停穩，救火隊員們就跳下車，拖着長長的水龙帶向自来水龙头奔去，龙头擰動了好半天，但一滴水都沒有噴出來，救火員們急得直躲脚，再一檢查，自来水管坏了。

周子辰和吳之先这时站在指揮部的院子里，見仓库火起，他們也暗暗高兴，然而两人的心情又突然緊張起来，周子辰极力使自己冷靜下来，他向吳之先使了个眼色，吳之先会意的向四周張望了一下，四下都沒有动静，他們急速走向廚房的草堆，随着打火机“嗒”的一响，火光一亮，草也着了，接連着廚房、宿舍、指揮部的办公大楼、警卫处都着火了，瞬息間火苗爬上屋頂，向四周伸展，屋子燒得必必剝剝作响，当官的太太們鬼哭狼嚎，吵吵嚷嚷，慌乱的搶救貴重家产，指揮部乱成了一团。那个骨瘦如柴的司令，慌里慌張地一会跑到这里，一会又钻到那里，電話綫早就断了，他还死命的抱住電話筒向外呼救……。

周子辰和吳之先在杂乱的人群中，离开了指揮部。

沈丹胡乱的吃好了晚飯，急急忙忙来到汽車間，他一次又一次的檢查着汽車的机件，然后加足了汽油，反鎖着汽車間的門，悄悄的躺在駕駛座上，焦急地等待着即將來到的時刻。他的心跳得厉害，因为干这种工作，他还是第一次，他极力抑制內心的

激动，使自己变得冷静、沉着……。

院子里傳來一陣杂乱的人声、脚步声，他側耳一听，只听警察局長嘖哩咕嚕的鬼叫：“快，快！”沈丹透过門縫向外一看，只見他后面跟着一队人向門外跑去。他看看表，規定的時間到了，他連忙跨下車，走出汽車間，四面一看空无一人，于是他三脚两步的向后院門走去，他掏出老虎鉗使勁一擰，“喀喳”一声，鉄鎖断了，后門打开了。梁宾帶着王斌生、孟甘美、孙子洪、周大德、許燦从对过的小弄堂里一溜烟窜了进来。他們进入院子，拔出武器，輕手輕脚的向看守所走去。在看守所的門外停下来，梁宾屏住气掩在牆角边，他睜着圓圓的大眼，一霎也不霎的看着里面的动静，透过暗淡的灯光，清楚的看到两个看守倒背着枪，若无其事的仰着脖子，望着被火燒紅了的夜空。只听南边的一个看守說：“这个年头真是兵荒馬乱灾情多，今天又不知哪块地方遭殃了。”北边的那个看守幸灾乐禍的說：“管他媽的，反正总燒不到我头上来。”

梁宾一看正是下手的好机会，他的手向后一甩，后腿用力一蹬，扑向南面的那个看守。周大德紧跟在后头，伸开胳膊使勁的抱住另一个。两个看守象死猪一样的摔倒了，許燦和孙子洪紧跟着把两块棉花团往他們嘴里一塞，他們連哼都沒来得及哼一声。梁宾用匣子枪指着他們的腦袋，压低嗓子說：“不許动，动一下就敲掉你狗命，把鑰匙拿来。”看守乖乖的从袋里掏出鑰匙。梁宾接过鑰匙向牢門奔去。在門口把风的孟甘美和王斌生随即用绳子把两个看守反綁起来。

随着“咔嚓，咔嚓”的响声，牢門被打开了。

牢里的同志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半倚半坐的靠在牆上，有的在痛苦地呻吟。

梁宾拉开鉄門，一脚踏进去，兴奋而激动的說：“同志們，我

們是县武工队,来接你們回去的,快起来!”

在微弱昏暗的灯光下,同志們定神一看,原来是自己人来了,大家有說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。蔡政委猛一下站起来,紧紧的握着梁宾的手,由于过分兴奋,他忘記了受刑后肉体上的痛苦和脚上的鐐铐,差一点栽倒下来。

“快,把鑰匙拿来,把脚鐐和手铐打开。”墙脚跟傳來周天明同志急促的声音。

梁宾一听,随即放下蔡政委的手,蹲下来开脚鐐,許燦帮着开手铐。鑰匙“咔嚓,咔嚓”的响着,脚鐐手铐发出鏗鏘的撞击声。梁宾一口气开完了八副脚鐐,累得他“呼吃,呼吃”直喘气,就在开最后一副脚鐐的时候,也許是用力过猛,“卡”的一声,鑰匙折断了,他急得滿身是汗,正在焦急得沒有主意的時候,只听許燦說:“快拿鋼鋸鋸。”他掏出袋中的小



鋼鋸，用力鋸着，粗硬的鐐銬“嚓”的一聲斷了。他立即帶着全部同志衝出牢獄。

周大德和孟甘美，拿了兩副手銬把兩個看守銬起來，塞進了牢房。

梁賓領着大伙奔出來，剛跨出看守所的門，迎面碰上看守所長到牢里來“晚點”，兩人冷不防在黑暗里撞了個滿懷，那個看守所長一看苗頭不對，“哇”的鬼叫了一聲，拔腳就逃。梁賓緊跟在他後邊追了几步，天黑，路看不清，梁賓被一塊石頭一絆跌倒了。等他站起來時，看守所長已遠去了，眼看他轉了個彎，跑進外邊的院子去。梁賓心裡急得直跳：“要是讓他逃掉那就糟了。”正在這時，看見前面忽然轉出一個黑影，一把將他按倒在地上，耳邊傳來一聲“救”……字又咽住了，隨着聽到的是低沉的一聲：“再叫，再……”，梁賓一听，這是沈丹的聲音。他急速衝上去，對准看守所長的咽喉就是一刀。梁賓隨即伸手去攙倒在地上的沈丹，沒有留神，剛巧摸到沈丹的傷處，他“啞嚕”的叫了一聲。原來沈丹剛才和看守所長撕打時，聽到看守所長叫救命，他生怕叫出聲來誤了大事，就慌忙用手扼住對方的嘴，冷不防手指滑進敵人的嘴裡去，被咬傷了。

“怎麼樣，哪裡傷了？”梁賓焦急的問。

“沒關係，手被咬破了一點點。”沈丹忍住了痛，站起來就往汽車間跑。

後邊的同志緊跟着湧進來跳上了汽車。

這時周子辰、吳之先、鄭立舉、唐小雲也都完成任務進來了。鄭立舉見到梁賓高興的說：“隊長，任務全部完成了，大門口兩個警衛的武器也繳了，都被捆在屋子裡。”

梁賓愉快地緊握着他們的手。

人都進了車廂，梁賓一點人數；十五個同志全部救出來了，

其中只有蔡政委、周天明、李耀光三个同志受刑太重，行动不便，其余的人都安然无恙；再加上劫狱队十二个人和沈丹，总共二十八人。他坐到沈丹的坐位旁边，轻声的说：“开，快开。”

汽车迅速地驶出院子向门外开去，惹人讨厌的马达声在寂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响亮。车厢里的同志们现在又变得紧张，沉重起来，大家都明白，现在还没有真正脱离敌人的虎口，面前还有很多危险和困难，大家蹲在车厢里，都紧握着手中的武器，准备随时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。

车子转了个弯，向南门开去。南门的城门半开着，一边站着一个敌兵，荷枪实弹象木鸡一样站着，城堡上大约驻有敌人一个排的兵力。

汽车驶到离城门五百米左右的时候，钱英和杜根生出现在城门口，他们抡起利斧，对准敌人的脑袋，一斧一个，敌人来不及还手就倒在地上，他们抢步上前推开了城门。沈丹在驾驶室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，他轻轻的舒了口气，在这里，他稍微放慢了一下车子的速度，钱英和杜根生眼快手快，抓住车厢旁的把手，一跃就登上脚踏板钻进了车厢。接着，汽车又加快了速度向城外开去。这时，这辆汽车就象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，在公路上奔驰着……。

城上的敌人发觉了，慌做一团，一面乱鸣警笛，一面就在城上放起机关枪来。子弹呼啸着从汽车顶上掠过，划过寂静的夜空，沈丹忙关熄车灯，两手紧握着方向盘，使劲的踏着油门，他全神贯注，两眼一霎也不霎的望着前面糊模不清的公路疾驶过去。

枪声越打越紧，枪声盖过了马达的轰鸣声，每个同志的心情更加紧张起来，车子在飞快地前进着，但是大家总还觉得它太慢了。